

野望 《打狗公園野望》

撰文／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李文良

臺北市立景美女中地理科教師 李敏慧

以一個偶爾至高雄遊玩的旅人來說，壽山給我的印象是片斷且片面的。年少時期曾在當地朋友的帶領下登山，望著夾道的獼猴群，一面聽著友人的諄諄告誡而戒慎恐懼，也依稀記得早年遍布的土雞城餐廳。年紀稍長舊地重遊，打狗山上的英國領事館官邸流行起風雅的下午茶，山腳下的哈瑪星經由社區營造、古蹟文化保存再利用，成功地翻舊賦新，和港區對岸的旗津老街等，連成一條吸引眾多人潮的遊憩廊道；加上高雄捷運開通、輕軌營運，再結合渡輪航線，讓原本主要作為周邊在地居民日常休閒場所的壽山，得以因其可親性和能見度的漸次提



高，逐漸成為廣大民眾前來高雄旅行時必定造訪景點，在政府及各式媒體的宣導下，早已邁出地方格局成為全民共同的新文化記憶。正是在這樣的新時代與意識的激烈轉變之時，政府及社會並不滿足於表面既存的自然地景與新舊人文設施，而是對於其歷史以來長期的縱向發展及演變，有著高度的認知上需求。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李文環教授及其指導的研究生蔡佩蓉，耗時兩年合力完成的《打狗公園野望》一書，適足以滿足地方政府及社會在知識上的渴望，讓我們對地方的歷史有更為全面且具體的掌握與理解。

地形學上的壽山，指的是今高雄市鼓山區西側，由隆起珊瑚礁構成的一片石灰岩丘陵。而本書的核心主題「打狗公園」，指涉的僅限壽山東南角的一個很小的區塊。壽山的土雞城和打狗山的領事館，都不在這個範圍內。要從事一個小空間範圍的歷史復原，看似簡單卻非易事。《打狗公園野望》一書之所以能夠被寫出來，成為一本膾炙人口的

好書，主要是因為兩位作者有著在地生長與求學的長期地緣關係，他們早已踏遍大街小巷，造訪各式商店及景點，擁有他人難望其項背的地方知識的敏感度，再加上他們都曾接受完整的歷史學專業訓練，能從龐大的考古、檔案、方志、文集、報紙、圖像等極其多樣複雜的史料之海中，將侷限於高雄一隅的歷史文獻撈取出來，極為精準地將其鑲嵌回原有歷史時空位置，據以縝密復原各時期的國家政策、地方社會以及歷史場景，從而觀察長期的變遷過程，說明其社會與學術意涵。

《打狗公園野望》先從釐清打狗山多樣名稱的起源與意義著手。臺灣進入文字記錄的歷史時代雖僅有四百餘年，卻經歷了頻繁且複雜的政權轉移，從鄰近的中國與日本，到遠在地球另一邊的荷蘭東印度公司、西班牙等，都曾統治此地；不同時代的政府與人群，因而賦予同一地景和場所多樣的名稱。單純的如哈瑪星之於濱線、花蓮的瑞穗之於水尾，是在日文發音與漢字的轉譯中形成。複雜的例子正如打狗山。首先是沿用原住民語的發音，接著註記為漢字「打狗」，最後在日治時期則以日文相近發音且文雅的日式地名「高雄」取代，成為今天直轄市名稱的由來。再者，文獻中還曾分別以柴山、鼓山、壽山、麒麟山、埋金山等等來稱呼同一座山。作者在此提醒我們，單純的地名變化背後其實反映了複雜的政權轉移、在地人群替代，甚至政治與文化政策；同樣的一座「山」，對於不同時期的人群卻具有不同的物質或文化意義。誠如作者所說「林林總總的山名，早已點出山的自然向為人所所用所想的文化借喻」，而這也回應了作者之所以將書名取為「野望」一詞所做的說明：「野望可以是視覺內斂的孤寂，也可以是瞭望外放的企圖，同一借景詮釋心境的詞彙竟能有著如此差異的語境，凸顯人解讀自然的語言文化的靈活與彈性」。

進入日治以後，作者藉由豐富的檔案、新聞等多樣史料的挖掘，對打狗山所扮演的社會與經濟功能，做了更為細緻且完整的描繪。打狗山也從外來商貿航海者及在地住民的自然景觀，轉而跟高雄崛起為一大都會的過程緊密連結在一起。我們也將清楚地看到，打狗山不僅可以說是高雄的歷史原點，更在其作為近代都市得以成立以及隨後各階段的發展上，都扮演著極為重要的關鍵角色。從日治初期打狗山供應港區湧泉清水、石灰礦源的物質意義，到 20 世紀初隨著打狗港的繁盛，殖民政府開始在山腳下填海鋪設鐵路、

挖水道，緊接而來的是商貿發展、人口增加、市街成形，以及現代化的都市計畫。在這個階段，作者引領我們看到的打狗山，一方面提供了大量石材以供填海造陸，另一方面為愈來愈多的市街人口提供水源，而隨著市街的擴張與用水吃緊，打狗山上開始鋪設淨水設備與管線，也開始以涵養水源之名規劃造林。此外，打狗山作為一平地拔起的山崗，無論是從山上遠眺，或者從海上、對岸的旗津，甚或在登山途中瞻仰，無論看與被看，都自有一幅秀麗或雄偉的景緻。於是造林在水源涵養的功能之外，也成為造景的一部分。此時打狗山已是日漸繁華卻也吵雜喧囂之都會區的住民們，得以就近逃離及淨化心靈的場所。

作者考證「自 1908 年市區改正時擬定後，（打狗公園）預定地的主體位置始終沒有改變，只是規模有擴大的現象」；此間貴賓館、寺院、神社、料亭等休閒及宗教設施，陸續出現在打狗山。1920 年代將打狗山公園做為森林公園的想法，在州廳長官與總督府幕僚的規劃中浮現，然而一方面打狗山長期因採製水泥而破壞景觀，再者藉著太子行啟賦予了地方官員得以操作的名義，此後打狗山便朝向紀念公園的方向發展，「壽山」的名稱也確立了下來。而透過儀式、祭典、節慶等活動，公園的公共性得以發揮。作者更藉由眾多畫家對山景、海景的描繪，呈顯出壽山紀念公園在日治中期以後，已成為高雄市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景。

1940 年代，隨著二戰的局勢發展，壽山南、北逐漸劃入要塞管制區，文化活動也受到限縮。這也造成了戰後壽山大部分的區域由軍方接管。之後在二二八事件、戒嚴等背景下，壽山失去了公共性，也不再是過往歡娛休閒的場域。作者透過國發會的檔案、地籍圖與舊航照圖的比對，考證 1948 年以後，高雄市政府利用僅少數接收到的土地，做了中山公園的部分規劃，然而計畫卻未能落實。取而代之的卻是忠烈祠與軍營，以及伴隨軍營而生的違章建築群。

爾後在高雄市政府的努力下，一面建設公園，一面向上級呈請擴大範圍，1960 年代以後公園的公共性得以恢復，也獲得市民的歡迎。對於戰後打狗公園的發展，作者運用了都市計畫圖、航照圖等數位化後的歷史地圖，作比對與套疊；而目前仍留存或正在消失中的地景，則藉由實地考察、拍照與訪談，以還原戰後幾十年的空間紋理。例如眾多

羽球場由來典故，遶建社區的形成背景與演變，甚至解嚴後卡拉 OK 茶亭的出現等等。

我們在這麼一個彈丸之地的研究中，看到作者將打狗山放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經營漁場的架構、明清東南沿海漢人討海維生的場域、20 世紀初日本對殖民地都市的規劃藍圖、戰爭期及戰後威權統治與民主化等，不同統治政權的長期歷史演變脈絡中來觀察。《打狗公園野望》一書，讓我們了解面積的大小，並非是否值得研究的指標。近幾年，「中華民國美學」常成為國人自我調侃的名詞。然而看似雜亂的地景，往往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，不同時期的景物在一個地區堆疊、演化、質變，就像考古遺址一樣。和高雄的壽山及打狗公園有著類似命運的地方，相信滿布在臺灣各個角落，正等待著有心的研究者去發掘。從這個角度想來，《打狗公園野望》一書對於臺灣史研究，也具有方法論上的意義。這幾年來歷史研究有一個明顯的趨勢是「地方轉向」，經由一個具體地方長期且綿密的歷史描繪，來反映、呈現大的歷史變化趨勢與結構。這不只讓歷史可以具體落實到一個固定的空間，有著豐富且細緻的故事，也提升了原本地方研究的視野。而這也正是從地方的感覺出發的歷史，卻能吸引人們閱讀的地方。

整體看來，打狗公園是 20 世紀初日本自歐美引進的近代公園概念，在其首處殖民地臺灣的南部新興港市所建造。從此一基本的認識出發，作為讀者難免會有許多想要知道，卻在讀完本書之後還沒能找到的答案的期許。首先，公園興建之前，這裡至少已經發展了三百年，而這個公園就建立在繁華港市的近岸山麓，即使港市有一部分是經人工填造海埔以及都市計畫而來，但應該不會是完全沒有人利用的荒廢空地。誠如作者引用臺灣總督府檔案所示，山麓地帶長期以來就是作為採挖、燒製石灰的場所，北側鄰近早已出現漢人聚落鹽埕埔庄，更至少有三條通往市區的古道存在。這表示，公園基地的取得應該經過一段與在地住民及其維生場域的協商過程，可能是徵收補償或強制拆遷，移住等。儘管這個面向的史料因為涉及統治者的形象維護不容易被保存下來，但理應在歷史的過程中曾經發生過。打狗公園的成立應該不會只是一個簡單的近代都市空間象徵，在無塵化的環境裡面依據標準製程打造而成。若是公園的成立也經歷了一段國家與地方社會的拉鋸協商過程，那麼挖掘與理解這樣的衝突過程，應該就更能適切評估所謂的殖民地統治、殖民都市或近代公園的誕生。

第二，表面上作者的研究似在於復原打狗公園的成立過程與變化，實際上因為近代公園的產生是從都市人口快速密集增長、為了考慮住民綠地休閒的空間而來，換言之，公園就和都市的成立與擴張息息相關。閱讀《打狗公園野望》這本書，我們也可以清楚感受到作者經由公園此一主題，試圖切入高雄從打狗街擴張成為高雄市的歷史過程。所以很自然就關注到道路交通（濱線）、築港工程、上下水道（第五章），以及都市計畫、水源涵養林（第六章），新興休閒宗教設施、水泥產業（第七、八章）等等課題。然而，誠如作者所指出，打狗公園一開始應該是被負責營建的日治政府定位為「市街近鄰的小公園」。這表示打狗公園雖然因此未能被列入總督府的公園名錄，卻反而凸顯它是地方百姓易於親近且與其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場所。那麼，周遭的百姓如何接受近代的公園概念，或以怎樣的過程來融入這個新近出現在其生活領域內的新設施，便成為觀察殖民地城市及其住民如何邁入近代的重要線索之一。雖然作者在第八章「翻轉山的文化」試圖處理此一課題，但基本上入手的角度還是比較接近清代傳統的讀書人視角，過度受到據以重建歷史之殖民政府行政檔案、新聞媒體等之影響，集中在日本皇族、高官的視察活動，貴賓館、神社、寶船寺等以及聽松園等高級料亭、旅館、宗教設施，而尚未及於更為日常卻難以留下紀錄的庶民大眾。